

拼音化与汉字改革

云南省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白 健

摘要: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汉字以表意为特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汉字的形体庄重而美丽,汉字需要改革,但并不需要走拼音化道路。

关键词: 汉字改革;汉字简化;拼音化

一、汉字改革的必然性

首先,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告诉我们:汉字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甲骨文时代起,汉字就有繁简两种字体,汉字形体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从甲骨文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这三个阶段,小篆是古籍的简化,隶书是小篆的简化,楷书又是隶书的简化,总的趋势是删繁就简;另外,小篆取代古籍,隶书取代小篆,楷书又取代隶书,无一不是以简化繁的。汉字既是书写符号,当然以简便为佳,所以,汉字的简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汉字本身存在的缺点告诉我们:汉字需要改革。汉字的缺点可概括为“三多”、“五难”。(一)字数多。清代《康熙字典》(公元一七一六年印行)收了四万七千零四十三个字,还未收尽。因此一般估计总字数有五、六万个之多。(二)读音多。汉字没有标音的字母符号体系,会意字和指事字不表音,所谓文字记录语言,实际上是记录语言的声音,但是会意字和指事字没有表音成分,形声字的声旁虽是表音成分,但表音的功能很差,据周有光先生统计,现代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是39%,有声调功能的声旁不到五分之一。(三)笔画多。大多数汉字在十二、三画以上,多的有三十九画,由于“三多”,就产生了学习和运用汉字时的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

鲁迅先生说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实际上汉字早已不表形,原来那些“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字早变成方方正正的笔画符号。据郑林曦先生作的试验,《甲骨文编》正编一千七百二十三个字,一看形就知义的只能找出九十八个,而真正一看就懂的只有四十九个。此外,文字部件不是定向的顺次排列,现代信息处理要求文字信息的基本构造能分解为数量很少的小单元。因此许多学者大声呼吁重视汉字改革,使汉字或另造的一套与汉字并用的符号克服难学难输的特点,而又不减弱其符号功能。

其实,我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人认识到汉字的缺点,宋朝的邓肃就说过:“外国之巧,在书文简,故速;中国之患,在书文繁,故迟”。明朝的著名学者方以智就开始思考拼音文字的问题,他在《通雅》一书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

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不愈乎”。提出我国应像西方国家那样,要写什么话就拼什么音,并根据声音来造字的主张。而真正揭开我国汉字改革运动之幕的是卢懋章(1854—1928)。一八九二年,他用自己设计的字母出版了一本厦门方言的拼音课本《一目了然初阶》(切音新字厦腔),他把这种拼音设计称为“中国切音新字”。因此人们把初期的汉字改革运动称为“切音字运动”。

五四运动吹响了汉字拉丁化的号角。当时的《新潮》杂志载文断言拉丁化方向:“汉字应用拼音文字代替否?”“绝对的应当”。“汉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绝对的可能”。“汉字能用别种方法补救而勿须改革否?”“绝对的不可能”。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以废除汉字为号召,呼吁作“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改革”。当时钱玄同认为只要废除了汉字,就可以对孔学和整个旧文化作“根本解决之解决”。他认为汉字“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格不相入”。胡适认为中国“样样不如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后来的“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正是这一心理的历史延续。

二、汉字不需要拉丁化的归宿

中西文字同样从象形的起点出发,西方形态语言文字经历了从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三个发展阶段,最终发展为一种纯拼音文字,而汉字却没有拼音化,这能说明汉字落后了吗?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发展速度上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不可否认,从白话文运动走到国语罗马字运动,从大众语运动走到拉丁化运动,这两件事实证明了中国文字的改革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由于长期受到印欧语理论的影响,人们已形成一种观念,好像只有拼音文字才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国际性的文字,一切民族的文字都应改革成拉丁化、音素化的纯拼音文字,以实现文字的国际化。那么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终成为拼音文字是否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拼音文字一定是世界文字体制中最优秀的文字吗?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发展,文字形式也不可能有最终的止点,纯粹的拼音文字形式不可能是最高形式的文字,它本身存在的缺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缺点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拼音文字比非拼音文字,如汉字的好处在于只有少数的字母(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以后纯拼音文字将以英文为例子),容易学,见字便能念,这是其优势所在,但如果坚持文字必须是纯拼音的,那又必然由易学的文字转化为难学的文字。因为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反映客观的自然世界和社会的新词也越来越多,纯粹拼音文字,因为一字一词,字数急剧地

累,逐步提高,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总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就必须不断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因为不断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才把思想政治工作推向前进。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脱离了实际,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苍白无力。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两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持。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尽管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其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又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课题。正如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样,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发展,每一代人的发展,都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日积月

累,逐步提高,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总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就必须不断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因为不断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才把思想政治工作推向前进。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脱离了实际,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苍白无力。

增加,比起中文的一万多个字来,英文已有五十多万,而且每天还在增加之中(相反,中文只增新词,不增新字),因此,英文字母虽少,每字仍能念,但如果个个都是新字,每个新字后面代表新的意义,将只成为少数人懂的文字了。(二)字数的增加,同时又要纯拼音,可人的发音器官能发的音是有限的,故此每字的音节必然增多,如一个很普通的英文字“明白”(understanding)便有五个音节,新的字当然只能是以多音节的居多,虽是拼音,却越来越长,越来越难记了,难念了。一方面新词在增加,一方面又只许有同音同字,不许有同音异字,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借用旧字来表达新义。如美国人用 dig 来表达“理解”“明白”。结果是一字的字义越来越多,字义也随着越来越不明确。本是一词一字,一字多音,发展成为一词多字时,每词的音节便很多,原来易听易讲的,便会转化为难听难讲了。因此,我们认为纯拼音文字并非尽善尽美,也并非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

三、汉字的发展应走自己民族化的道路

过去的年月,汉字改革的成绩是很大的,但对汉字却褒少贬多,而且夸大了拼音文字的优点,现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的突飞猛进,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汉字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马来西亚楚特拉说:“如果有人规定不懂汉语只能算半个语言学家的话,我觉得不算过分,我赞成。因为世界上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讲汉语”。一位日本科学家指出:“汉字的孳乳力很强,掌握了一个词根就能创造一系列的有关词语,意义明确,很容易认记。”日本著名评论家森本哲郎在纪念《伏汉和辞典》修订再版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汉字的信息量很大,它本身是一种 IC(集成电路)!”1989年3月22日安子介先生在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时明确提出:“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

徐德江先生在《当代语音文字理论的新构想》一书中从“汉语声调的优越性,汉语贵在无形态,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等十个方面论述了汉语和汉字的科学性,从而具体说明了古老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优美高雅的文字,认为科学的汉字教育有利于开发人类智慧的潜能。

最近十多年,汉字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电脑处理汉字的问题的解决,有力地驳斥了“不废除汉字,而代之汉语拼音文字,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理论。计算机与激光排照技术的发展,使汉字在打字、排版,即汉字机械化、电子化、现代化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字的时代已经结束。实践证明,汉字能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挑战。

汉字记录了中国文化,汉字的形式美丽而庄严,字义深广,单音节便于构成整齐的韵文化和对偶,没有语尾的限制,随意颠倒配合,自成文理,能使人们产生神秘的联想。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古老,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汉字,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文字中,唯一可以成为艺术品的文字是汉字,汉字之所以能成为同国画并列的一种艺术品,主要来源于汉字的科学性,来源于汉字的写意性,方块形。刘湛秋先生指出:“汉字就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在纸上玩笑嬉闹,像一朵朵美丽多姿的鲜花取悦你的眼睛。它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笑’字令人欢快,‘哭’字一看就像流泪。……而在书法家的笔

下,它们更能生发出无尽的变化,或挺拔如峰,或清亮如溪,或浩瀚如海,或凝滑如脂……在人类古老的长河中,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拥有这么丰富的书法瑰宝?”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十分风趣地说:“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中国文字有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比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中国文字好像是一个美丽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大众所重视,正如第一流的画家一样。西洋人装饰房子只用图画,不用文字的,而中国人常用书法字所写的白纸黑字的格言,悬挂于壁上,当作房子里的点缀品。……中国的艺术家常为书法家而兼绘画家,在他们的画作上,喜欢插入几行字,他们把这种点缀的方法运用得很巧妙。这几行字大都是某篇古诗上短的节句,酷爱文学的人,看到这个节句,就觉得这画又添进一种怡情的附属品了。”我们主张汉字改革,但决不赞成废除汉字,“汉字要改革,用的仍是民族形式的方块字,”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袁晓园先生断言:“尽管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但它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不会被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任何文字所代替。”瑞典汉字学家高本汉说的好:“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音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注释:

周有光:《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鲁迅:《门外文谈》。

郑林曦:《有关汉字改革的两个语文问题》载《汉字改革》1982年第2期。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25页。

同注[4]

卢慧章:《一目了然初阶》。

钱玄同:《汉字革命》。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论学近著》。

参考文献:

[1]朱曼华:《重新认识汉语汉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2]文字与文化丛书(一)袁晓园文,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3]徐德江:《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出版。

[4]《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8日第五版《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5]《中国语和中国文》瑞典高本汉著 张世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6]卢遂现:《汉字的科学研究》第188页。

[7]《钱先生的绝大智慧》北京晚报1989年10月28日。

[8]《中国语和中国文》瑞典高本汉著 张世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